

【洛城随想】

【生活手记】

白塔山下遇香玲

《洛艺不绝》之洛阳味道 难忘豆腐汤



常香玲

□张亚武 文/图

可能很多洛阳人不知道,在兰州,常香玉有位师妹叫常香玲,她同样是豫剧大师,曾享誉大西北。如今,香玲大师虽已年近九旬,却依旧精神矍铄。

在河南,豫剧大师常香玉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,可惜十多年前,香玉大师驾鹤西去,只留余音绕梁。可能很多洛阳人不知道,在兰州,常香玉有位师妹叫常香玲,她同样是豫剧大师,曾享誉大西北。如今,香玲大师虽已年近九旬,却依旧精神矍铄。

近日,随洛阳老子学会“重走丘祖西行路”考察团远赴大西北考察,得益于香玲大师的义子、我市著名山水画家龚文尧先生的介绍,我在兰州白塔山下有幸一睹香玲大师的风采,可谓考察途中的意外惊喜。

常香玲和常香玉一样,同为巩义人。她出生于1927年,比常香玉小4岁,原名刘凤云。8岁时,她投在张凤仙门下,与常香玉同班学艺,改名常香玲。常香玉初学武丑、小生、须生,后专攻旦角,常香玲则专攻文武小生。11岁时,常香玲在开封火神庙初露锋芒,在与常香玉(饰水母)合演的《泗州城》中,因饰演孙悟空而获“活猴子”之誉。

之后,常香玲就随着常香玉奔走各地演出谋生。常香玉成名后,对戏的要求更高,得益于师姐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的刻苦习艺,常香玲的演技日益精湛。后来,常香玲又与豫剧名家崔兰田、阎立品、宋桂玲等搭档,辗转郑州、开封、洛阳、西安、汉中等地演出。1949年,兵荒马乱,常香玲来到兰州,投靠当时在兰州的常香玉。后来,常香玉等人返回河南,常香玲就留在兰州,加入当地的豫剧团,因演技出众,很快誉满兰州。

常香玲说,当时在兰州,不同剧种的演出团体有很多,因为兰州的河南人多,所以豫剧团最受兰州人欢迎。

“文革”中,常香玲受到冲击,被迫停止演艺生涯。“文革”后,她重登舞台,尽管已经50多岁了,但风采不减当年。在一次戏曲比赛中,她执意从三层高的桌子上翻下,结果导致左脚脚后跟粉碎性骨折,后来幸亏治愈。

不久,常香玲离开舞台,进入兰州戏曲学校,为兰州戏曲舞台培养了四五百名学生,许多人后来成为兰州戏曲界的中坚力量,她也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,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甘肃省剧协理事等。

如今,虽然已近90岁高龄,但老人依然身体硬朗、思路清晰。我们要到白塔山下的白云观参加活动,老人听说后,提前一个小时就坐公交车来到白云观。见到我们,她拉着每个人的手,用河南话亲切地与大家一一攀谈,对于大家的合影要求,也笑呵呵地来者不拒,没有大师的架子。

晚上,她和女儿、女婿在兰州老字号悦宾楼请考察团部分成员吃饭,饭菜点了一桌子。老人自己不怎么吃,却不停地劝我们吃,其热情让在座者无不动容。

老人说,自己虽身在兰州,但与河南戏曲界一直保持着联系。常香玉去世前在北京住院,常香玲专程到北京陪伴师姐。陪伴了一段时间后,常香玉劝她回兰州。结果回来仅仅三天,常香玉就因病与世长辞。她说:“没有陪伴姐姐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,我后悔不已。”

如今,河南戏曲界每有大事,还邀请常香玲回河南参加。“马金凤还吃我的醋呢!”老人风趣地说,她与马金凤也是师兄弟,马金凤经常抱怨常香玲以前回河南常去看望常香玉,而不去看望她。

吃罢晚饭,我们陪老人到她居住的巷子,与她挥手告别。我们走出很远,回头看时,老人仍站在路灯下向我们挥手告别。

回忆往事,就像吃拔丝苹果——原本你是因为最上面那一块苹果动的筷子,但最终吸引你的,可能是那块苹果所引出的千丝万缕的糖稀。

□胡凯

回忆往事,就像吃拔丝苹果——原本你是因为最上面那一块苹果动的筷子,但最终吸引你的,可能是那块苹果所引出的千丝万缕的糖稀。

比如洛阳剧院东侧原有一家豆腐汤馆,虽然它早已不存在,但总让我想起它一字形的纵深格局和爸爸瘦小的身躯。

这家豆腐汤馆的位置,让我感到不可思议:它面对大名鼎鼎的真不同饭店,在洛阳剧院门口如潮的人流中“突兀”地探出半个身子,不仅岿然不动,而且经常有食客排起长队,影响着中州路的通行。

对于这个汤馆的格局,我一直觉得它能有后门就完美了。最开始,人们在门口买汤、买馍,然后退到距离中州路道牙很近的地方,排着队朝店里的方向慢慢移动。人们身着黑、蓝、灰三色服装,拿着馍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,然后舀汤,一边小心翼翼地端着汤,一边捱摸着座位。大多数人要走到汤馆的深处,才能找到位置坐下。

我经常坐在汤馆最里面西侧的那张桌子旁,面朝着店门外的方向等爸爸,我偶尔还会站在凳子上看着店门的方向。

爸爸个子挺矮,可能因为爸爸少年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,因此身体发育不好,没有长高,可每次即使我站在凳子上,也经常在买汤的队伍里发现不了他。我偶尔也会看到他,但看到的是他有些谢顶的头。

爸爸的神情总是有些严峻,他似乎在警惕有人插队。这种神情在买汤的队伍里很普遍,因为队伍经常需要为了垂直穿过的人流“松动”一下,然后在人流过后重新“归位”。

我对豆腐汤的最初印象,就是这家汤馆碗里那些白白的、薄薄的豆腐,还有非常翠绿的青菜,我在爸爸喝汤的时候,试着用筷子把青菜当成一床被子慢慢铺开,将那些豆腐盖上。

那时候,更爱喝肉汤的我,总得到洛阳剧院附近喝豆腐汤没意思。终于有一次,在因为爸爸老是买书而再一次发生的家庭争吵中,我听到妈妈生气地说:“你少买两本书,多带孩子去喝几次牛肉汤,别成天去喝豆腐汤。”

爸爸听后,很没有底气地说:“豆腐汤喝着也不赖呀,我小时候想喝都喝不上。”

【若有所思】

微信里的人情

我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微信朋友圈里有如蜘蛛网一样的人情网啊!

□王月冰

小维是我的同事。自开通微信以来,她每晚睡觉前都会设定十几分钟的微信时间,雷打不动。所谓微信时间,不过是她翻阅一下微信朋友圈里大家所发的信息,该点赞的点赞,该调侃的调侃,该转发的转发,该投票的投票,该评论的说几句给力的话。

说实在的,我有些看不惯小维的这个习惯,觉得纯粹是没事找事做,上班、做家务得我倒头就睡,人家发一碟小炒萝卜丁的照片你要点赞,明知道那两口口子同床异梦却要给他们秀的恩爱照点赞,累不累呀。可小维说,人家发了微信,如果冷冰冰的没个人回应,多难堪,我手指一动,回应对方也

不是难事。

几个月前,小维的老公借了一笔钱给别人做生意,结果对方亏得一塌糊涂,只好给小维他们几千瓶柚子茶抵债。这可怎么办?从不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信息的小维第一次发了一条信息,把那些柚子茶的图片及缘由发了上去,没想到,她的手机响爆了,几千瓶柚子茶不到一个月全部卖完。一个同事说出其中的奥妙:“小维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信息我是无论如何都要捧场的,因为我每次发的信息她都回应了,礼尚往来嘛。”

我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微信朋友圈里有如蜘蛛网一样的人情网啊!